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八十三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八十三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六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三

纂魏司馬懿附子孫 諸葛誕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



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為軍司馬，言於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



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脩、龐參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為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操以荊州

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野危懼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為御史中丞黃初六年

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內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懿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懿留鎮許昌及天子病篤懿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詔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

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
儀有隙亮欲從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
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
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
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
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
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
構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
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

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寨以救達懿分諸將
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
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
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
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
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
城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
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
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
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與專威疆場輒承制

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
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
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
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
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
於懿懿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
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
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
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
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

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
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
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
懿分軍住雍郃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
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隄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
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
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
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
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

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
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
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悺皆言明年麥熟亮
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
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
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
料之非三稔不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
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坡
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

斜谷壘下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
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懿
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
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
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
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
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
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
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
必敗遣奇兵倚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

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

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平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

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懿旣而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徵懿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

孤竹越竭石次于遼水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銜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

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

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午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

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馬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糲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糲可以賜之懿曰糲者官物

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初懿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懿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聞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懿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懿流涕問疾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恐吾恐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

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負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

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猶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爲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三年奏穿廣渭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

所短亦吾利也於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
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
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內地萬
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
連屬焉七年吳攻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
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
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
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
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
一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

祖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祖中
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
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
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
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
于乘輿上方珍玩克物其家作窟室綺䟽四周與其
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
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而禁
兵不宜并出若右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
邪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

爽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
期有日矣懿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
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持
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
曾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
聲氣纒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
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爲
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
到荊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
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

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
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
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
未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
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
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
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言於懿曰智囊往
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
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
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

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未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

太后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等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

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
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
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
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
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狍犢一耳何圖今日坐汝等
族滅也子丹爽父真之字也爽乃通懿奏上事白帝下詔免已官
遠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高樓
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

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
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
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
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
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
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蔣濟曰曹真之勲不可
以不祀懿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
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
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
司奏收芝綜科罪懿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

以懿爲丞相固讓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
固讓九錫懿以久疾不任朝請有大事天子親幸第
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懿謀立
楚王彪土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懿潛
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
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
折簡召淩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簡之客故耳
卽以淩歸於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其字曰賈梁道
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逵仕魏爲豫州
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淩至項仰鳩而死收其餘黨

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
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懿
至自甘城天子策命懿爲相國封安平郡王讓不受
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
年七十三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曹操察懿有
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
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
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
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
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

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帝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累遷中護軍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

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及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以撫軍大將軍輔政七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昺鎮南將軍毋丘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毋丘儉王昺聞東軍敗各燒屯走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

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諸葛誕字時司馬昭為監軍惟削昭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



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天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人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

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斃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

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鑠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慝入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虞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媾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

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爲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師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師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淮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燒鉄灸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喜樂自若清商丞龐

廙諫帝帝弗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廙諫帝怒復以彈彈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人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

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
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
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明帝之世
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
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
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
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
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
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
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酈衆六萬渡淮而西師會

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
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隱
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師遣荆
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師深壁高壘以待東
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師曰諸君得其一未知
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迹習
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
李續先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因默思鬪速戰
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數誑將士詭

變萬端少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鴛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師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琳等督部兵繼其後比至少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師目有瘤疾使鑿割之鴛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司馬昭字子上的師同母弟也曹爽之伐蜀也以昭爲
征蜀將軍副夏侯玄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及大
軍討王凌昭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毋丘儉文
欽之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
薦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
尚書傳嘏帥六軍還京師昭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
而還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輔政劔履上殿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
兵淮南遣子靚爲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
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

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黠布
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
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
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
克矣七月奉太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
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禎節使淮
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
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
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特稱
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

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
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
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
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
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
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
口糞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
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田以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
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
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
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
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以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
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二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
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
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
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
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犇儀兄靜時在
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
衆來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

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
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子鴛攻誕不克踰
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鴛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
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
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四月歸于京師昭
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四年分
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周泰鎮襄陽使石苞都
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鈞監青州
諸軍事景元元年天子旣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
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五月

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凌雲臺召侍中
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恐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
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
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
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
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
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
業馳告於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

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昭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顗與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使外內咸知其所行也昭遂殺尚書王經庚寅昭奏曰故高貴卿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



所臣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生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即駱驛中勅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但痛恨五內摧裂濟于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

虜畧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
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
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魏
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
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
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
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
戍卒以畧野劔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
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
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

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
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
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
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八月軍發洛
陽大賚將士陳師示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昭斬
以狗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頌攻維營隴西太守牛
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
自斜谷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
還王頌追敗維於氈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劔閣
鍾會攻之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

江由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禪
降昭自爲相國總百揆表鄧艾爲大尉鍾會爲司徒
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
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
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遣護軍賈亮持節督諸軍
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魏之
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
昭笑曰取蜀於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
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
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
爲王二年昭卒年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
詣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
乎對曰否昭猶疑而鳩之卒

諸葛誕琅琊人也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
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
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爲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
鄧颺相善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
長明帝惡之免誕官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
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王凌之陰謀
也太傅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假節都督揚州諸軍

事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誕以司馬昭威權日盛旣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賑施以收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甘露元年冬吳人欲向徐碭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

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司馬昭知誕有自疑心二年五月徵爲司馬誕被詔書愈恐遂發兵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琳殺之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所附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唐咨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假節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昭屯丘頭使

其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等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琳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彞皆誕瓜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昭昭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率其眾數千人開門東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



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隆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其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鶩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眾不為用鶩虎單走逾城出自歸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鶩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鶩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鶩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昭

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
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
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
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唐咨及
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械軍實山積誕以二
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
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
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以為
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
適可以示中國之必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

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脇畧者惟誅其
首逆餘皆赦之聽鶩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
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為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
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其族屬文帝之喪臣
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
䟽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經從行羣臣
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中
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
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

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欲復殆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爲沉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于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更也遂以䟽素終三年十年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婚姻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階內寵登后妃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

皆不得用妾媵以爲嫡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于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帝宁量弘厚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禹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寬惠有司奏御牛青綵紉斷詔以青麻代之

大監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前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久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彛章素廢請謁行矣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

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北平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與禁兵既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送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因為中朝之亂實始於此矣

僕射何曾云常侍會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
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世以
為知言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五

惠帝衷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嘗為太子朝
野咸知不堪負荷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纏繞大壞貨
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
相薦舉天下為之互市焉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
之帝又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
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
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
等乘釁四起遂有五湖之亂後因食麴中毒而崩或
云司馬越鳩之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八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
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
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
時初拜散騎常侍繼立為皇太弟以為清河王覃本
太子也懼不敢當與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
寧社稷儲二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
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

與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氏羌飲馬于涇川螿衆控弦
於羈水宜及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
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惠帝崩年
后以於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崔清河王暉入已至
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卽帝位在位六年劉
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
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秘
書監荀崧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
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
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喜少之亂避難入於藍
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
崩卽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
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
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
是復盡帝遣使送箋於曜乘羊車肉袒街壁輿襯出
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
丞吉朗自殺曜焚襯受壁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
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
於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

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元帝睿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觀之子也東海王越之

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相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羣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

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年四十七歲
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
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有司常奏太極殿廣室絺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
囊爲帷遂令冬絺青布夏絺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
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
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
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勳不出江畿
經畧區區僅存口天漢終於下凌上辱憂憤告謝恭儉
之德雖克雄武之量不足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

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
佳者而以毒酒餵焉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
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在位六年壽四十七
明帝紹元帝子也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
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旣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
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遷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
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其流之勢撥亂反
正強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在位三年
年二十七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及庾亮

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帝懼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懼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幾務在簡約當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媿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往烈矣在位七年年二十二

康帝岳成帝母弟也成帝有疾中書令庾水日以舅氏當朝權侷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在位三年年二十二

穆帝 昞康帝子也年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稱制會稽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桓温都督諸軍事在位十七年年十九

哀帝 丕成帝子也穆帝崩無嗣帝卽位餌方士斷穀藥以求長生興寧二年藥發寢疾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三年崩在位四年年二十五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卽位六年桓温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温因諷太后以伊霍之

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穆哀短祚國嗣不育琅琊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止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佞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弟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卽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

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咸安二年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成焉用兄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其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

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
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薨于吳時年四十

五

簡文帝是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帝
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
席謀如也常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橋溫遽
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
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溫既杖文武之任屢
建大功加以廢立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
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

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
帝乃引入謂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
事邪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
以百口保之超請省文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
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
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之
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
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在位三
年年五十三

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帝幼稱聰悟謝安常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於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死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罪人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在位二十三年年三十七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琊第劉裕以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宋末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在位二年年三十七

身...
...
...
...
...

代
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三



